



宜於其民垂訓不主於從寬而能傳諸其子與
孫譬則藥用攻擊味尚酸辛亦足以速濟飢渴
而立起沉淪其得君也蓋千載而一時其在世
也真歷代而一人其德業見之者有同朝之臣
感之者有同鄉之親聞之者遐陬僻壤之所均
存之者國史野記之所陳惜之者又以為當時
過於退讓卒不得掌王言而秉國鈞葬後光陰
有如逝水生前聲跡不逐飛塵銘辭槩舉素履
鐵筆深刻玄砥萬里今酬宿諾千年傳頌無垠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北泉藍公墓志
銘

嘉靖乙卯正月己酉北泉藍公卒生在成化丁酉二月乙亥文人多不壽年至七十九者自古為難卒時神氣不亂口占詩一首聲律不減未病時自名之曰泉翁絕筆葬於是年十二月壬寅祔于資善公 賜兆之左二子即世未及志銘其墓已托樂安李愚谷舜臣李又感疾不能執筆每對其子嘆息有負年家情雅若得李中

麓代作吾死無憾死亦欲李文後果如其言藍孫知之托其表兄劉三禮至予舍拜慳且傳愚谷對予之語云云予欣然許諾但索原事狀不可得三禮走京師謁其丈張考功巽言為狀值將內考乃撥冗應之不負其遠意予與公雖同鄉東西相去七百里又素未之面惟有神交夢卜簡札往來而已雖慕其才未能詳其履直據狀而塞其請以慰公及太僕公於地下云公諱田字玉甫號北泉原昌邑昇山人遷於即墨祖珎

從元世祖有功授武義將軍總領監軍後有千
百戶漕運把總防禦陰陽勸課教諭等官入我
朝而尤盛魯祖福盛祖銅俱累贈通議大夫南
京刑部右侍郎魯祖妣于王丘三氏祖妣于氏俱
累贈太淑人父章號大勞山翁成化甲辰進士
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終南京刑部右侍郎進
階資善大夫母徐氏累封太淑人以成化丁酉
二月乙亥夢大星降于庭寤而生公見者偉其
貌聞者壯其聲聰穎不但童輩不及雖同學冠者五

六人亦皆出其下七歲善記誦能詩對從資善
公於京師福山孫內翰珪以長對難之不待思
索句竒絕而字的確已又從寓婺源吳江陳中
丞元吉時猶未第因受學於其門聞教即書紳
難題不寤筆計年不過十二三耳見者已許其
為國器學士程篁墩敏政試以梅花賦援筆立
就程乃嘆曰吾舉神童日亦不能過此子南直隸督學
司馬御史亮屢命陪諸生糊名試之不出一等
歸而試於山東沈提學鍾竒其文以為不類少

年語或記誦舊作不可知三覆試之始信而大喜批其卷云不期即墨之鄉而產藍田之玉由是名重齊魯隨薦鄉書年總十六乃弘治壬子科也八太學不悞學規以其餘日從師於李西涯東陽楊邃庵一清楊石齋廷和取友於楊升菴慎劉松石天和張伎陵鳳翔不惟文筆縱橫而國體亦通達矣資善公以忤閣瑾繫獄謫判撫州又值宸濠之叛公周旋其間年方三十有一以憂勞而鬚髮半白及瑾誅而濠平資善陞

陝西僉事鬚髮復如故後資善以三品考滿例應廕子或嫡孫公乃讓於弟因既不私其身又不私其子每病場屋之文日趨於浮靡曰此晚宋之文妖經賊也若止齋論繩尺論策學衍義壁水羣英之類誠如李崆峒所謂其氣繭以索其辭刻以峭以是知公言雖激然而亦不為過矣今則四書經義固不及往日渾厚雄偉而透貼精細亦非往日所能及可惜二三場熟爛鬆懈直書舊套不惟不似晚宋較之弘正嘉靖初

年更覺不及猶幸公不及見見則不平之氣不知又將何如矣當時所作之文果是高古歲鋒鏘不露圭角奮然以變時習為己任因而不合於主司每一下第輒改一經久而五經俱遍矣士子不得第者必以之借口才學如藍田馬理尚且空歸吾輩復何愧恨耶及馬公第而公猶脫落文乃俯就時格至嘉靖癸未會試與鄰號舍者戲曰此愁障吾坐其中搃二十三日矣倘仍不見錄從此廢書不讀亦不由他途出仕既

而揭曉列名廷試二甲進士次年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適值大禮議起疏凡七上不合聖心又同羣臣伏闕痛哭詔獄翌日廷杖幾殆呻吟枕蓆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所上十二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為不可因其議禮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洸已陞僉事恋內不欲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二大臣仍以舊銜叅劾白巖喬冢宰宇石潭汪宗伯俊各去位洸留補左給事衆論不平公復上疏論救并以

知縣刊列沈之不法事情曰辯冤錄者附入疏
中下刑部尚書趙清溪鑑按其事悉實覆奏得
如擬巡視西城望重如山事決如流不止游食
躡足而豪貴亦潛踪矣資善間居足可度日公
猶分俸養之以樂其心乙酉巡按陝西資善先
曾巡撫其地有平亂安民功德漢中固城金縣
皆立生祠公取道瞻拜復修其舊政欸具邊務
所當興革者十餘疏 上皆可之至莊浪卒遇
醜虜八寇指授方略虜乃宵遁追斬首級甚多

西人謠曰一按一撫一子一父虜不犯邊民得
安堵自負有為地方方望其大有所為豈意資
善在家病逝訃聞即至境外候交代畢奔而抵
家治喪致哀而中禮觀者大悅聞者稱善執政
欲為沈報復無由乃窮索所上累疏巧詆中之
將執下錦衣獄西橋劉太常銳及數相知多方
解說止擬本省會勘迴奏為民遂作可止軒於
後圃游衍誦讀其中口設不及官事足跡不入
公門縉紳有造其廬者慊請始一出見否則托

疾辭之萊州劉英為寧州守寄其囊篋人無知者赴任舉家沉於江公曰其從弟還之封識如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歿後家貧乃携其子養而教之見在即墨為庠生以儒學地狹櫛星門壞遂捐金廣其地而易以石門兼建啟聖祠三楹歲歉生者給粟死者給棺無葬所者出負郭田二十畝募工聚葬者幾千人且為文以祭之受性勤學老而彌篤能作小楷篆隸尤工善設性命與世務耳聞者如傾化日面領者如

坐春風同石來山劉山泉諸君作海岱會於青州雖數百里外有時親至有時走使領詩題詩未有過期不就者兩京臺諫山東撫按閣部大臣前後薦者二十餘疏竟不獲用止得遇恩詔冠帶間住而已薦辭雖多就中蔡都御史經胡都御史纘宗李御史復初許太宰讚為能得其真而槩其素如曰學博而才優氣剛而志銳智德望更重於時才識有裨於政又曰文行無慚於上世聲光有益於東萊又曰義氣振揚

於臺憲清風表正乎鄉閭若寄以撫治之任侍
從之司必能教養保障啓沃論思此其大略餘
固不及詳書云早發先萎乃理之常厚積薄施
則數勝而理之變也公發之早而積之厚顧乃
先萎而不得厚有所施不惟東方惜之四方亦
罔不惜之深咎夫一二大臣不能休休有容也
東人會試中第八名者往往任久而官尊如單
縣秦紘德州扈永通是已奈何公獨以御史終
其身然其皂囊奏而奸諛落膽白簡飛而臺閣

生風有埋輪橫劍之雄持戟避驄之烈內外震
肅如傳宣而山嶽動搖則常思謙矣至於老成
持重務存大體非若新進之士賣直生事沽名
塞責者雖一御史終身而多歷年所荐登顯要
者烏能及哉配范氏同邑人提舉志女生於成
化丙申十二月戊戌卒於正德己巳十一月乙
酉年二十二繼劉氏陝西邠州人少保戶部尚
書昭之孫女生於弘治癸丑十一月己未卒於
嘉靖癸卯七月乙丑年五十一各有賢德載在

別傳志中長子桂孫衛學生次子史孫國子生
女長適青州太保劉文和孫叅議澄甫子士雲
次適萊州太保毛文簡孫太僕卿渠子延太又
次尚幼思紹思繼思續其三孫男各許名家子者
則三孫女也所著有北泉集東歸唱和集白齋
表話隨筆續筆奏疏五十餘條并纂修資善四
朝恩命錄南征題稿行稿西巡題稿八陣圖俱
藏於家銘曰亢直而與世相左可不謂賢耶老
其才而大其用公何為獨不然耶得志一時名

流百世二者果孰後而孰前耶行人瞻拜其下
依依而不忍去者非真御史長眠不起之阡
耶

亡妹盧氏婦墓志銘

諺謂生男如狼猶恐其羊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蓋言男貴剛而女德則在善柔耳予李族多此
德而妹則其尤長也生於正德丁卯正月二十
八日至庚午綠原先大夫舉於鄉時予九歲而
妹則四歲矣鹿鳴宴花幣在祖村已分散母太

宜人乃取府縣所得者飾其子女嬉於外戶隣里過者靡不欣羨以為父母兄弟夫婦子女俱全而又中鄉舉士凡新舉者但有子女求婚姻者日紛於其門此世俗常態予已問名得張宜人有求妹者先大夫每笑而却之但聲言於相知若是盧克敬之子當請於父母而許之以其為憲友尚淹滯學宮貧而莫肯婚其子者人稱先大夫不棄舊嫌貧事多類此盧聞之喜而通媒遂結為婚姻云庚辰先大夫棄背家貧幾即

如盧母常為農事一年有七八月在鄉村妹乃造厨為朝夕饗殮奉其兄養其二妹餘力則精針指組紉細工而絲紵織作夜以繼日膏火炯然不息刀尺鏗然有聲而機杼則咿軋徹聽也終歲勤勞母又時脫簪珥以給日用妹猶蔬食布衣僅足療饑而禦寒一日偶見枕頂綉鞋女賈携之而出工巧炫麗以為他家物何以至此妹言吾所手製將鬻之以救燃眉之急予聞之慘懷洒淚不能已人家積女工以待嫁而為粧奩今

反以貧而輕棄之乎他年予或讀書有成幸勿
有忘今日妹年二十始嫁于盧門壻名應龍尚
弱冠不能作生意翁又自學宮黜而為吏親姑
已逝繼則吝嗇細人也舊宅已屬他人近田亦
非若主矣薄衾不煖敝竈常寒予家雖有補助
不過借貸於人豈能救其不足與不給哉嘉靖
戊子予亦舉於鄉花幣則以為第三妹出嫁之
需妹惟恐其不厚晝夜裁剪紉刺無惰容無忌
心及予連舉進士俸入有餘而盧家亦漸裕矣

妹乃病癰瘰癧累累結頷下方書言多氣少血之
處最難調治赤脉貫瞳人者一縷一歲死數縷
數歲死妹乃有一二縷予為戶部主事在倉舍
收受兌運糧斛見一斗級半項瘡痕已愈詢之
乃一老醫傳以竒方遂以方藥專一力馳寄未
至而妹已先亡時則壬辰十一月十一日也得
年二十有六傳語與予勿以親人不在而薄其
家恨不得終事其翁與其夫至難訣別者則母
太宜人也此外更無言葬於是年月十七日演

武場之東祖塋之次婦主中饋事不外傳在生前則然亡今年久不補作一志不惟命溘朝露而又名沒秋草矣妹生男不育止一女嫁同邑李萼今生三子是為妹之外孫云謹效梁鴻五噫歌為之銘曰幼而喪其父噫嫁而喪其姑噫貧而鬻其居噫死而先其夫噫生而不能育其孤噫

亡妹袁氏婦墓志銘

中麓子有三妹適袁氏者則其第三者也凡長而得男女後再不孕者謂之老生老生人所鍾愛故曰尤憐季子者父母之情也三妹生時父年四十六母年四十一故其憐愛之情倍於二姊有如得一男云妹素柔嘉孝敬婉順端貞言動遲重視聽專一固由姆訓亦本天成未齟而習女工及笄而知婦道嫁時年十六即能和其內而持其家袁原殷富舅姑又皆善人也妹一入門事事委之綜理當其心常對所親喜而祝之曰新婦賢吾老夫妻無以為報但願他日生

男娶婦亦即賢如新婦足矣居常視不凝眸笑
不露齒坐不當闕行不褻裳非造飯不至厨非
歸寧不出戶至於檢括米鹽薪水置頓筐篚簾
櫳莫不有法一錢尺布不私而周恤單寒則不
惜費然曹大家作女訓惟以飭躬淑行為先而
他事咸後焉妹蓋舉其大不遺其細矣在家中
見其中麓兄讀書從旁質問史傳默記入其室
繙閱冊籍濡染筆墨稍能通其大義每對其夫
即以冷字疑事難之夫名思艾者以學博弟子

員輸粟為國子生同妹携其子上京寓於中麓
兄旅邸踰兩年監事歷事俱畢於嘉靖十七年
正月復同妹携其子東歸抵家不半月而病作
母及舅姑選醫調藥禱神禳斗病勢愈增又聞
其子被火燒腫肌膚妹情感傷即於二月初三
日長逝十八日葬在城北女郎山之陽未逝之數
日前已不能卧坐而待斃屬後事甚詳大較亦
如長妹而善視其子語意尤為諄切長妹貧而
無嗣三妹則富而子且孫矣年各不永妹則住

世二十有三視長妹更短三年子名仁齒今已
壯為庠生先娶張氏繼呂氏張乃同邑世族呂
則自高陵徙武定乃涇野亞卿之近族云生子
尚幼乃呂氏出也夫後授官蒲州吏目此則妹
不及見其家事蕭索亦不及見矣妹以蕙性蘭
姿享年不得如松堅栢實正當青年弱質早伴
衰草寒烟予往往為他人作志銘而手足骨肉顧
可無述哉銘曰人惟無德而有咎神之報速不
可得而宥也妹乃有德而無壽命之理微不可
得而究也雖無壽而有後是亦因德而猶有佑
也人命不常人生難又葬已二十餘年非得志
銘追述其舊誰復知為女中之賢閨中之秀也

南頓巡檢古泉王君合墓誌銘

古泉巡檢王君者妻父也予妻姊妹五人居其
長次適同邑秀才徐慎獨三未許聘四許聘張
金子五許馮玠子不以予年長道遠嫁其長女
主之者其父母及女弟然擇可而從之君雖未
明言力主實則其本意耳予妻而下并其子婚

嫁悉由已云予取信奉臣女雖鄒平人居相近
君曾兩官善地所餘俸貲周散親知罷歸不能
治其田廬依予北村頓其家有言地曠居淺夜
須嚴防者君自言吾貧但不至饑寒諺謂盜不
過五女之門庸何憂兄弟鮮而姊妹多姊適高
希儒妹一適李士忠俱同邑人一適李東山武
定州人居齊東君稟性善良處人和易不染機
巧近習綽有敦朴古風嘗觀前輩敦朴不止服
食居處官至臺省猶未有號如嘉靖丙戌己丑

進士猶以字行後則號盛而迷其名字下至黎
庶廝隸皆有之如今年未四十者更復稱翁君
素無號相知者強以古泉加之君亦從俗勉而
受之間有呼之者率羞應之也父諱臣字朝卿
任荻港驛丞善於職迄今稱稱於人母呂氏知縣
珙之女狀元涇野公之姪女也祖佐字汝輔通
州吏目再任平定州陞昌黎縣主簿祖母李氏
曾祖盛字守增為鄉賓受高年爵曾祖母趙氏
盛父延禮延禮父得住得住贅於徐氏冒其姓

至盛始復而為王六世積德蓋一脉相傳云世以善人為佛生則居華藏世界死則歸西天極樂國鄉人以此欣羨王氏雖未必然足知其素孚人心矣事君以終者再繼娶馬氏生一子三女乃策之女而布政使應祥之孫女也生嫁徐者繼娶萬氏父名達濟南府人販鹽久客齊東愛其女不輕字也知王族之賢而王子之才也媒一請而聽焉不惟有驚人之色而且有過人之德時年十六能精五飯而針纂織作雖非所

長在女輩中亦鮮有及之者至於溫慧婉婉事上使下不惟女輩不及雖老婦自謂當年亦遠讓之耳生於嘉靖壬午九月十五日卒於嘉靖丁未五月二十三日得年二十六生子妻者則首娶同邑朱祿之女而副使舜民之姪女也植性柔嘉秉心貞一裁製組紉精巧無倫炊爨烹調美香可飽有事不憚勞無事則端坐貌清麗而髮鮮濃行輕穩而語遲重孝而且敬翁姑相愛如女夫婦相處如賓嫁時十八為婦十年因

骨痛作梗以嘉靖丁酉正月十七日卒於京邸
舉家如失手足王君自悼無可與語腹心生在
正德辛未十一月初四日及卒得年二十七王
君之生年則正德庚午月則十一日則初十幼
而讀書可成乃未成棄去為吏於膠州不生事
不傷人日用皆自其家辦送終歲勤勞不火懈
私橐無餘錢公廨無長物惟隨身布衣糊口粗
糧而已實歷一考而二考則援例撥京倉攢典
勤勞一如州吏時携其女居學房巷前予以主

事官太倉每過而見之豈知十年後君即予丈
而女即予妻也省祭又十年後始選而為定海
縣廣安倉副使生子即以定海為小名及八小
學乃名為王任云浙去山東四千里南北風氣
不同聲音亦異君獨能宜於其地而和於其人
出納平明勾筭精審以丁母憂迴籍塋如禮而
祭如在固由予相之亦本君能之也服闋以前
任收糧及數陞河南南頓巡檢司巡檢既屬項
城兼屬陳州責望者衆應酬為難君既不失其

心又不失其職批單如常例收課減往年守缺
六月方得管事不久又以父憂去任矣君嘗誇
於相知者曰官雖卑末可免鰥曠之罪前任惟
平收稅糧斛面不敢欺公後任雖譏察越渡閩
津不敢害衆莖祭禮愈熟而敬愈至不待予相
而予之相之固自有不容已者服再闋而絕宦
情耕耘收穫在村落凡歷三時惟冬居市城稍
得邀客為樂或博而角采色於五六奕而布動
靜於方圓然賦稅急做舡馬重差愁緒多端而暢

暢懷無幾產由之廢疾因以成予嘗勸其莫苦
戀祖業賤亦售之近章城置一莊而予為補助
或可度日遂走閩中探其親議鬻莊事聞邊報
半途還月餘感傷寒目閉口不能言乃自遠莊
移而之近便於醫藥醫藥竟無所施其功忽張
目數言後時時索水飲餘皆不省也三世惟一
子病皆不能言亦不克見其子君則子得守之
雖未囑後事猶勝於悄不聞聲者矣時則端陽
之次日年則嘉靖之癸亥也在世年止五十四

二妻原藁墓今將與君同穴而虛一棺地以待
馬氏墓地 在齊東城西墓期在甲子三月二十二
日得疾在油里莊殯殮在臨沂居二者皆其存
日所管攝予之沃饒產業也自始結親抵今十
六年矣奄見其家舉三喪焉流光易度人命無
常豈不重可傷哉君姓王名貢字來猷世為齊
東縣人生平大節孝敬仁廉四字庶幾盡之而
細行偏長則固不及備書然亦不必備書云銘
曰天之道好還兮人之道難全兮生之道如絃
兮古云直如絃又死之道多愆兮吁嗟王君之
賢兮乃不永其年兮墓於祖阡兮既美且堅兮
百世其不遷兮

醒齋开處士墓誌銘

嗚呼世後而籍繁豈不信然哉前輩有名位者
銘旌之外更無餘物今雖卑微者往往身亡而
墓誌出人事日趨於文人情日流於偽安得欲
從先進者挽而上之哉萊蕪开生蛟久從予遊
間嘗以其父墓文懇請於予素止知田間一處

士覽狀始悉其為有恒善人也恒善不常有於世况賢德之家可比古之博陵崔氏鹿門龐公崔龐雖非仕宦而其事尚光昭史冊此豈可不文耶开姓不能詳其始傳聞洪武初有自淮止羸者今汶南陽庄殘碑猶存父老以為开千戶墓是也碑載至正七年字餘皆磨滅不可讀意自金元已家於此嗣後因亂轉徙而南及我明則又自南而北也名开四者實始遷之祖生子茂先茂先生子政有隱德為鄉飲上賓政生

第四子宗宗生第十子瑯字朝郡號醒齋是為處士處士生六歲喪其母父以兄弟間已有在學者供應為難又家口衆多雖處士聰慧過人竟不遣之讀書甫十六歲即分爨分後即能自立孝出天性養親雖無異物必致其潔但有餘必請所與父卒兄以異母構怨牽連處士訟於按臺乃以其事力白願勿傷骨肉情從今改過不失善良舊名上官乃如言批紅狀永為執照生平只此一次入官府後則絕跡矣嘗恨少時

不曾從師乃自以其意日事問學久之有獨得者及生子蛟即口授書而身自率之外傳必得名士內交必擇良友七科不第不以為憂雖一擢上第亦必不喜志在遺之一經經明不啻足矣况將來尚不可限量耶繼娶王氏嘗語人曰娶少女原非本心但再婚之婦多妬且使予子乃母失節者每以賢繼母及前子孝後母故事反覆曉諭之用能懽其心與親生子母不殊心雖剛方而禮則謙下未嘗與人有一言相犯受

人之托必竭其力許人之物務踐其言善訓里中子弟遇諸途皆立而俟其過或趨而從之遊或預燕集座客必視其辭色以為去留或值鬪爭怒者但聞其勸說即時解散友有郭姓者携家貲至羸貲盡家無所寄將為自縊之計處士即備裝厚其歸且戒之謹守歸而家業復振抵今德之不忘壬子歲饑加以厲疫人多流亡處士乃出粟和藥以救濟之賴之生存者不計其數晚年酷好漢書通鑑吳越春秋岳武穆等傳

雖甚冗亦不忍釋手縣大夫以德行可作鄉賓
如其祖每鄉飲敦請不肯赴至再至三乃始往
就末席婚嫁不論貧富惟人家善良及子女相
當者則乞且許之壬戌仲冬覺病作嘆曰吾三
十年不病今陡病可慮也求善藥延名醫竟無
寸效至癸亥仲春強起焚香拜天已乃杖行門
外輿坐郊遊戀戀若不可再得者旋入室廬命
其子書遺訓神氣不減未病時淹漸至五月三
十日移居正寢問墓地則曰依祖勿效爾伯擅
離也問墓期則曰貴速勿效鄉人久停也語畢
乃長往生在弘治戊午季冬二十七日享年六
十六葬在甲子二月十七日祖塋之側為期稍
遲以事不得已非敢有違治命也塋在城南十
五里汶水之陰羣峯拱秀一水環流堪輿家以
為藏風聚氣之地無踰於此墓皆首坤而趾艮
處士娶李氏婦德母儀兼而有之生丈夫子三
人長即蛟邑庠廩生娶耿氏次蟾增廣生娶陳
氏又次翊繼娶王氏出女六長適田蘭次適方

向義又次適鄒魯再次適陶春芳其二而尚幼者亦繼出也孫男二長如瑚聘吳氏次如璉聘王氏孫女四長適魏大慰次許聘蘓希舜其二則亦幼而尚未有所許其婦父女翁太半邑庠生按有德而隱曰處若處士則允稱其名矣而樂善樂道人之善制行始終不渝則尤處士之德也銘曰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今有有恒如开善人誌銘在所不容已矣覽者不以為為門人私厚則大幸矣

豫作鄉賓西野袁翁墓誌銘

中麓子友于西野翁四十餘年矣識面在正德末年定交在嘉靖初年因詞曲而識面因契合而定交西野翁長中麓子十五歲中麓子嘗以兄事之西野翁則以中麓子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不敢以兄自居盖詞曲乃西野翁倡之而中麓子繼之其了悟獨早邑人悞謂在師友間其實乃兄弟行而西野翁則首功也其情愛有出厚友之上者西野翁脛股毒瘡積久勢

似難支預囑為之誌銘近世達人多不諱死往往出生殯先期為送終文中麓子嘆流光之易如逝水而傷老友之將即重泉也不忍違其意勉強作此應之且念人有病沉者親友勸其造棺木衝厭多愈者西野翁積德壽不止此或遇良方平復當為之慶八十而祝全福今文亦不徒作以俟他日納之墓中墓在女郎山下依其父兄父諱弼以賜進士歷官府同知兄公冕以鄉進士授官府通判弟軒冕亦賜進士曾

知河間府獨遷墓山之東一門除員外郎郎中蓋府堂三員俱備矣西野翁姓袁行在第四初名袁改名崇冕居在城西自號西野鄉人或稱其前名或稱其後名而曰西野曰詞人袁四者則無長少皆同也祖原冀州人移寓章丘袁氏兩地俱有名而在章則累世宦族也母王氏隨父之任陝西生西野翁於龍口店長而談吐猶是西音父宦父以而廉罷歸僅足度目前日後或不能庇其諸子臨終父慮族有强者必受凌侮

已而諸子能撐持門戶有出乎所慮之外者矣
西野翁少時為小賈善度時宜可以養贍其母
及娶王氏繼娶張氏皆勤儉能相其夫有室有
家雖無餘貲然亦不至大窘雖治生勤勞猶有
餘力為蹴鞠棊酒遊樂差賦獨累以身任之諸
兄弟無一顧者以其行高且多相知官不之苦
吏不敢欺而三次里正重役設笑處之詞友唐
介死哭之遇哀卧疾幾一年多方服藥起被人
盜去五耕牛獲之憐其貧而釋之隣有恃財力

者惡其不減價賣地樹五十株苗二三畝一夕
遣人伐而剝之俱盡西野翁畧不介懷惟云自
有神鑒徐俟天定耳未久而財力者神天報之
矣不諂媚不驕貪可言則言可行則行無所顧
避至其通達世務酌量人情雖長老自以為弗
如也邑人多有倚兄弟官勢成家者西野翁峭
挺不少資藉獨以賈且兼農展約為豐廣村田
置城第衆推為鄉飲正賓而尊高與鄉大夫等
雅善金元詞自視高出一世外客有携詞相訪

者中麓子默書可否於紙上待西野翁品定不
但一字不差雖百試亦不差矣其作燈謎及知
燈謎亦自謂一世無出其右中麓子編集古今
謎多就而正之中間取其所作不下十數條子
可畏先亡女長適王承安藩司吏次適王采子
女俱張氏出孫守成大成自成扣其生成化丁
未四月初五日年今七十八卒葬日以待他年
填註父嘗稱其有福術士嘗稱其有壽今果然
矣所著有拾閒野意春遊詞及西野樂府見者

爭歌之未見者力索之中麓子嘗贊其為古之
真隱與遺直今之識事而知音無嫌於重出再
及之庶幾乎盡其為人之實云銘曰輸租膺庸
瞿瞿作急上之農調雅句工綽綽為詞人之宗
性剛有容侃侃乃義士之雄竭誠秉公凜凜有
父兄之風將來墓與妻同得非屹屹高三尺之
封而窅窅穿九泉之宮者耶

聽選官高君合墓墓誌銘

世有恃財而欺傲其鄉者壽且七八十歲使善

人或因是而有急心然天道洪廓不必拘拘於
一事一時有報在目前者有報在身後者予觀
高君始信其然矣高君年方盛而早卒子多而
才女多而善孫及孫女并外孫由一身而出者
三十餘人亦云盛矣謂非報善之一驗歟高君
諱龍字濟時系自冀州徙章曰欽者乃始徙之
祖也曰仁興曰伯岡曰謙曰溥歷四世而富甲
一邑溥生寵為國子生寵即君父君生質厚重
處事坦夷面粉白而兼棗赭眉目朗秀頭顱圓

潤治家如有不及愛人猶恐有傷此自其成德
之後言之也若其童子時則溫然如出璞之玉
父歿君方十四歲人或以孤弱慮之即能查考
賬歷點檢貨財應緩應急人情事務悉得其當
雖門下老賈亦且相戒曰宜各出一片公心幸
勿以少年易視之弱冠輸金為吏部知印例應
即選念其家政無人整理給引作聽選名目者
二十餘年名日高而心愈下貲日盛而用不奢
惟任事則毅然不辭濟人則惠然不忤族人貧

者賴之給薪水鄉人貧者賴之舉烟爨縣尹委
脩學宮詳慎公平用能稱尹意而服人心工甫
完而君告病藥弗效而君告終長子應璋年亦
十四歲時則天似已定今則人定勝之矣子玘
玘而勢岌岌幸有劉賢配能顧後瞻前居中制
外孝其庶姑無異於嫡長恩其二妾有同乎姊
姒蓋姑性沉僻少喜容乃曲為承順得其心君
年三十即勸納妾以祈生育而妾竟無所出劉
原同邑處士名祥長女貧家也君喪其妻張氏

邑人有女年相當者多屬望焉媒妁持命帖者
日接踵於門君獨以劉賢而不厭其貧果然生
得內助歿無後夏家計歲增於舊子女日見其
長侍君之疾兩月不知其勞居君之喪三年不
輟其泣調視子女眠食體悉僕婢辛勤蓋晝夜
不息心力俱瘁矣遣三子次第援例遊國學廣
見聞又遣長子選授上林苑監錄事待時陞遷
冀得封贈恩典不意其遽歿於官母因痛傷成
疾或愈或作乃於嘉靖癸亥五月二十二日卒

生則弘治己未十月十二日得年六十五君生
於弘治庚戌十月三十日卒於嘉靖癸巳十月
初五日得年四十四合葬在嘉靖甲子十一月
初三日子三長應璋官見前娶弭氏次應玘監
生娶謝氏繼顧氏又繼孟氏次應珂監生娶馮
氏繼張氏女四一適縣吏賈佃二適監生華來
鯉三適藩吏張學孔四適庠生夏尚禹孫三長
士庠生娶馮氏玘出次才娶謝氏璋出次人娶
謝氏珂出孫女六璋出者四庠生王九德張旋
吉庠生楊壽甫及甯氏子其婿也玘出者一許
楊氏子珂出者一尚幼曾孫男二雲標雲梯鳴
乎高君生於富而長於富劉賢配嫁於富而生
於貧一當幼年喪父之難一當中年喪夫之難
當前難者不墮其基當後難者丕振其緒母子
相依而為命夫婦因財而積德宜其事業豐隆
而子孫繁衍也不然則天道茫茫或因以急善
人之心矣十餘年來差無一定費出百端三子
析居後支撐門戶似無餘力然一微必一興人

定勝天之說終不可誣云文後他無可及者乃復申前意而為之銘曰莫謂天高福乃自招莫恃家饒吝乃自消高門將微而喬後笑而先號叱譬之地無肥硯人力齊而可望全苗至是始知天道非遙而報應益昭矣

煤客劉祥墓誌銘

燕市煤客劉祥死子都不遠千里衝寒馳至中麓山中述其父遺言拜請墓文曰祥生也愚自知無足齒錄人言死者但得李文免墮地獄今

亦不敢過望全篇素蒙憐愛只書其鄉貫姓名及生死月日足矣予乃笑而謂之曰果欲如此直書人皆能之何必中麓山人何勞遠詣山中耶予忖度之是亦好名之心耳煤客姓劉名祥無字生平不以文稱不才稱不以辯稱不以雄貨尚氣稱而不染浮華不知機巧則其長也客有坐久索雙陸碁局者俱無之真乃山林之叟似非輦轂之人日以貿煤為業每遇雨雪連綿西山煤不能來則以一本而獲數倍之利其與

士夫或白送或受半直因煤出其門下如窰戶
然予因餞客避雨於其家後遂往來數次非利
其煤也歲月微茫不復記其事矣忽見其子突
臨令人驚訝以為亦有如此類相訪者乃夢境
所不到也煤客雖好客然面顏黧黑積煤常滿
院落其席榻屢拂猶自點染人衣及出酒食則
甚豐潔以其妻劉氏之賢耳隣里每挾其同姓
為婚將聞之於官即以煤求免隨隣里之強弱
而為煤之多寡劉死繼徐氏聽其間言遂出其子

後以他事感觸遂為父子如初祖居韓嬰村遷
居宣武門外大街南父素無名止稱劉二漢子
無字而父無名愈見其朴煤客壯年多男老止
存其一名都者是已女一徐出嫁為隣舍李渠
妻生則弘治庚戌七月望日死則嘉靖甲子十
月朔日卜葬十一月十一日猶未之定以待文
完乃克事事塋在西山之下煤窰之旁塋已三
世矣都辰至而午告行文不可若是其幾也予
雖嘆其不知時務以其父分而又倉皇懇切遂

援筆立授此文且從而告之曰據汝舉此文去
或不能刻石置之墓中聊以酬舊交而盡此心
耳尚其勉力使文不徒作遠不徒行則萬幸云
銘曰煌煌帝都惟民所止熙熙治世惟民樂只
劉生其間安平老死千里求文好事乃爾無善
可稱無瑕可指所惜者信其後妻逐其前子幸
而感悟克全終始固雖志而銘之如彼猶不能
隱而諱之若此

中憲大夫思州府知府梧岡王君墓誌銘

嘗觀姑蘇王行編集誌銘舉例几十有三事曰
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而行治歷履卒壽妻子
葬日墓地各以其次謂之曰正例然有錯綜而
書之者則隨時應變也王君原以平實之人謹
遵正例而為一平實之文曰君諱儀鳳字應和
號梧岡姓王氏遠祖徙自薊州世為章丘縣人
祖海父珏賈為良賈商為巨商以其輕利而深
藏用是重於其鄉君從學於族兄王道見許於
提學江公嘉靖乙酉舉鄉試前列試錄刻其禮

經文四次會試不第母因謂之曰第進士汝之志而亦吾之望也但吾年老後日恐汝官而吾鬼矣遂遵命以戊戌授真定府通判管倒馬龍泉兩關前此管關者率與武弁通賄往往敗其官君至亦有以常例餽送者君即斥出之聖駕南行有司多以悞供應獲譴者或竭民脂膏以浪費因而竊取者君方署印定州區畫衆務咸得其宜兼能節恤財力迄無廢事衆亦不知其為難事曲陽平山等縣感其有調度之才稱

其無周章之失真定馬知縣存日以妻姪弭姓為嗣身後子不肖而家將破一糊塗縣官為之三分其財產其母與妾又各以族中壯男子過為之子上司批君處斷子俱逐出而妻姪則量與一小庄田家事仍以其母主之委查保定倉糧歲久不支因而浥濫過多若坐罪老人斗級則枉之甚矣乃以腐米雜土充數免戍七八人他查盤者不問有無侵盜一槩問罪以示其公觀此亦當知媿矣治民得所治軍得宜從而繕

器械練士卒修邊垣巨細畢舉陸巡撫王樊桂
錢及二陳共六巡按各薦其賢以不俟進士出
仕及本為養親遂迎至任所備極孝敬一畢公事
即奉侍左右不入私室壬寅秩滿贈父為承德
郎封母為太安人推陞定州知州即同母之任
州地廣民饒前守亦多以賄敗母因教之曰貪
後繼之以廉其節愈著君曰生平義當受者猶
自過為辭遜而敢枉法圖利乎於是旌善懲惡
舉廢蘇疲省里甲分外之需酌送迎適中之節

州治雖當孔道而事簡有如僻地矣薦之者有
丁鄭兩巡撫殷裴兩巡按而薦辭比之往時尤
美乙巳陞順慶府同知以道遠不能奉母同往
將解任歸田母乃止之曰近則赴而遠則辭臣
子道當如是耶無論叨饗大夫祿爵雖勅命
恩亦圖報難盡遂洒淚別母星馳上任值西番
不靖朝廷數遣大將征討未服祇因松潘險
遠糧運難通以致師出無功耳撫按自相謂曰
此事惟王同知可辦以其在北有名豈有在南

而不勝任者乎遂以督糧事總委之君至江油等處訪知舊弊乃官取羨餘賣放大戶以貧民充作總領糧竟難完今則原封銀兩使之自餘則悉任民得之又以大戶作總領民無督責之勞糧無不足之患矣更有告以官銀十扣其一自來如此民得對半已出望外况十分之一乎君即杖其人而逐之曰大凡猾吏陷官害民惟先以利誘之中其誘則售其奸何所不至竟以糧餘克敵蒙 欽賞銀幣省元王纘宗被盜

聞盜中有一童子聲音捕者誤以節兒為盜幼童不勝刑逼妄招同盜三十人斃於獄者十餘人矣按臺疑其枉屬君一問果皆非盜死者已矣釋者尚有十六七人有中書索汝賢者持改字勅書稱說封王乘傳沿途騷擾君獨疑而執之巡按憚不肯行以其假作嚴內閣門下人也府有樊檢校新自中書改官原未嘗見有此人疏上果詐偽者竟抵於法陞任思州府知府思領四長官司地連曲洞居接重山乃東南雄勝

之地而蠻夷雜處之所也曩時苗民作梗曾破城殺人而舊守李允簡遇害順人多勸君弗就者獨忠齋任考功促之往曰君乃利器也不避遇盤根錯節何以別焉至則殘傷之後血尸尚未移出急命人一一葬埋虜去男女以銀贖回經歷盧會男尚篋吏趙士朝妻此則記其名者也餘不能悉舉所費皆預支俸銀及多方湊置者也舊有支應銀一分每日五錢首即罷之官塘鱗族繁殖禁民不許擅取乃弛其禁與民共之

二事迄今襲以為常黃道司長官劉本為苗所殺子名一朝貧不能襲職助之俸貲二十金都素長官司苗民遠顯名久不服節制聞君至即携妻子投府應差黃道長官司犵狓黃顯昌自弘治以來不遵王化今亦携妻子迂君於途施溪長官司長官劉士奇在杆子坪負固十七年矣君隨巡按梅峰陳效古至鎮遠府士奇聞之不遠四百里投見陳公喜曰久叛土官感化歸順若此足徵太守之賢矣以民治民亦以民治

夷久之夷化而民安有稱其撫凋殘之小郡聯
屬迓移繕傾圮之孤城全憑保障者非溢美也
丙辰朝覲兼考滿例經三薦以上者給 誥命
君已有七薦矣加贈父中憲大夫母封太恭人
覲畢取道過家堅不復出母又勉之曰幸得勅
命又得誥命勅當報而誥不當報耶君乃含悽
束裝徘徊顧戀久而後長行抵舊治則有兩事
難處 欵取辰砂千斤急不能辦惟宣尉安萬
全所蓄甚多衆畏其勢未敢有見之者方伯高

公翀曰須勞王太守一行萬全聞之韞金鞍馬
二十對率戎服萬人出迎四十里拱立道左其
禮甚恭至公所言及貢砂事初則支吾不肯與
繼則執辦不當與君言此 朝廷御用非比他
事所居何人之官叅致 上怒則無官而家不
可保况所藏餘物耶萬全語塞出砂三百其多
半百計搜索竟如其數臨行萬全以珍異餽送
力却之夷人服其廉而當道嘉其能烏撒軍民
府知府女官余祿恃強違法一方受其殘害罪

在唆撥之人欲遣官曉諭當時有願棄官而不
敢領命者陳巡方遲疑不得其人一見君即屬
之知其素有才能兼負膽略但去府甚遠與雲
南接境輕則取辱重則取禍君則相機而往土
官同知遠候祿郊迎而不肯庭參以禮制折衷
辯復數日而後以屬下禮見見則令凶夷無筭
露刃門外試探君不為動特出大言以震之曰
爾若不悟有害於吾吾死有高名贈官廕子爾
雖衆勇且富何能勝三宣尉人兵耶三十二頭

目有殺爾者以其官官之祿乃色變心服卒取
罪人監候迴見陳公行文薄治其罪地方底定
無敢有劫殺侵擾者矣又以功蒙 欽賜銀兩
忽得母故檄報痛不欲存初意不欲來此恐抱
無涯之恨也今果然矣噬臍何及叅議劉一岩
有不能奪情借寇為一方痛惜之辭川貴兩處
不但袁鄔宿董四巡按及張巡撫之薦而總督
馮張之薦極其稱許歸而葬依古禮祭有餘哀
周恤宗親教訓子弟皆 其分內事而異姓更

多利賴之者忠於他人之謀而自為則尤得其
當語不妄發交無苟合一言以蔽之曰真實平
易君子人也雖負剛氣以有養不輕宣露已未
以外考就閒君素與人無私禮當事者祇以舉
行而至金紫可矣不知其未試之才進士途
亦鮮有及之者九月中風左手足初覺不仁或
愈或作至乙丑正月五日卒生於弘治庚申十
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六娶劉氏贈安人加贈恭
人鐸之女繼呂氏封安人加封恭人應環之女

子四朴 德府禮生娶知縣謝九叙女枝庠生
娶監生周鶴鳴女繼監生郭子亨女劉出也梓
庠生娶知縣木潔女櫛娶引禮舍人張師臯女
女一適同知張應吉子庠生大則呂出也孫男
六朴出者三時熙娶長史司吏高應奎女時觀
聘庠生康逢吉女時習尚幼梓出者三時兩聘
監生謝庭芝女時敏聘舉人李可畏女時穆尚
幼孫女五朴出者一適張三才枝出者三長許
聘引禮楊遜子壯甫次許聘監生謝庭詔子孔

與又次許聘庠生劉節亨子紹科梓出者一尚
幼墓在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城西南祖塋相近新
卜吉兆銘曰得位而樹乎功氣吐長虹棄官而
歸於農高舉冥鴻起廢而錄厥忠將應非熊後
多而家更隆有若屯蜂深穴而崇其封相彼來
龍一疾而命以終孰不惜此君子之人而士林
之雄耶

對峯相貢士墓誌銘

人士有來自博興者往往稱其邑人相貢士之

才未暇扣其名及字號其三子托其二庠友蓋
洙胡田持潘楫所述事狀問誌銘於中麓子潘
亦庠友也中麓子以未同難言却之勉強一觀
其狀則向嘗聞其人而未扣其名及字號者也
至是始知其名煜字文煥號對峯恐孤其遠來
之意兼不忍拂近交之情破戒再為勒金石之
文遇此將為焚筆硯之舉近有同邑劉正郎卒
於官未知以墓誌委及否及則又當償一文債
矣蓋劉素相厚不敢豫為絕辭以待之而魏東

臯父子則交深而近同鄉井者也三子亦以書
免其轉懇誌內因述之又以見不終却之由云
相氏莫詳其所自出但聞上世有以刺史任東
方者遂家於博高祖均顯曾祖鑽祖克譚亦有
可以仕者俱甘於隱父桐與其從兄樞齊名樞
舉進士為少叅桐仍隱而如其先世生子即貢
士也性敏而勤學有以充其敏文高而善記有
以助其文為庠生即知名於庠赴省試即知名
於省乃不售於有司竟循次而為歲貢不惟人

同惜之自亦不意其止於斯也士有宜舉而貢
者開口每矜其能其友誚之曰孟子有云人知
之亦貢貢人不知亦貢貢或言乃囂字有四口
非貢字也友乃大笑曰雖百口只是一貢况四
口耶人貴有其實耳不在出身資格也平定舉
人白金恨不得舉進士有解之者曰更有有學
而不得中舉者常州歲貢陳籌恨不得中鄉舉
又有解之者曰更有有學而不得歲貢者後各
考部元一為司務一為通判而相貢士未及膺

一命之榮祇以儒衣終其身鄉咸服其不駭俗而亦不受變於俗不傲人而亦不苟同於人少年喪父母安氏孀居二弟二妹俱幼有在襁褓者貢士獨能克勤卓立夜同其友書書晝同其兄事事久之古書既徹而家事更齊不但饒於文而且饒於財提學無弗取之者尤為浚川王公所稱許進為廩生嘉靖己酉始充貢出學年五十餘非貢之早者亦非貢之晚者母小恙食飲必其手自親調母大恙藥餌必其口自親嘗

母亡哀痛瘦亭亭止是存皮骨岩岩如不復肉執喪三年足跡不踰戶限忌辰情慘淚垂如其初逝此雖作文者常言然皆其實事也周其族自親從以至再從無有貧乏不堪及婚喪不舉賦稅不輸者有讐不解冤不白者力為勸而伸之其始報訃也親踈長幼無不哭盡哀者足知其得人之多與為人之實矣庚子秋大水泛漲相程村田廬物畜半逢其災同里將就食他方貢士乃市牛出粟以招集安全而德之者迄今

不衰性雖好施而不失之濫行似太峻而能濟以和有倚恃勢豪欺凌黨曲者見貢士則茫然自失婿年三十無嗣即勸其女為之納妾且助之財禮有賈生以教書為業積百餘金寄不立券別不携歸貢士乃追還之歷事有正雜之分正則歷期遠而選期近雜則歷期近而選期遠有勸其認正歷而急進取者貢士以有母在堂久缺侍養竟以雜歷畢事遄歸後謁選數次上京未得取選友以得銀買官速而且美教之者

貢士嘆曰吾年雖長寧久候聽其自至若如此之為則先以貪吏自限矣可耻孰甚焉遂促裝還家不數月而疾作矣嘉靖丙寅二月二十九乃其不起之辰弘治丙辰十月十四乃其始降之日也享年古希而踰其一配張氏有女才婦德可繼貢士教子理其家垣藩翰其三子之名巡檢納級候選經歷與夫庠生則三子發身之途而王言張國俊呂印則其三女之婿也王庠生張監生孫女適蓋粟者亦庠生也病危無他

言惟云此一點心雖未遂却不使之有愧予因
斷之曰惟其無愧斯為可貴矣功名之心又安
論其遂不遂耶塋以是年九月十五日城西祖
塋因近城屢欲遷塋以戀其祖不忍舍去銘曰
遠祖始葬於斯近祖繼葬於斯厥考同葬於斯
君塋亦因而相隨紉而學於塾師長而學於校
師貢而學於國師君學無往而不宜然其學者
出乎師之外而葬不出乎城之西行近乎古而
交者敬之墓近乎城而過者式之所恃以不朽

者又不專在此文辭矣

奉議大夫南京戶部郎中貞菴劉君墓誌
銘

章人由棗強徙居者十常有九劉氏自其祖義
與衆同徙家于城北張林鎮在鎮生子仁美仁
美生子仲英仲英生二子長曰時生子澮澮生
子欒舉進士官至運使次日誠任涉縣知縣誠
生子澍舉鄉試任鞏縣知縣迄今科目相望皆
其子孫也澍年甲子一周矣始生第四子東字

思周號貞菴少子人所憐愛况得之於老年兼
且穎異由是坐卧抱置不離膝下與懷中口授
之書甫九歲四書毛詩朗誦不忘或指一二字
與之認者不識為何字以其未見書冊云耳又
五年則聖經子史殆將遍矣邑人遂有劉書箱
之稱一入邑庠聲名即著父乃喜曰吾一生刻
苦讀書不能得列名進士在縣未久罷歸天其
報我以是子耶我雖教之學業有次序然師資
不患其多運使姪曾賴我成就即以此子付之

必盡心教之以相酬答矧其時文順暢可起發
人耶然素所成就不止運使如京山侯崔岱屏
元及姪崇從孫坦與培崇進士歷官行太僕少
卿坦培鄉舉各官府同知知縣其他弟子不及悉
舉邑人號為企齋先生勤教能說書善寫大字
是以慕而稱之若此貞菴君既多良臆友又有
賢父兄未冠即為廩生提學儀封王公歲考一
次第二名一次第一名新鄭高公亦一次第二
一次第一教諭武功李朝綱學規整肅試士嚴

明每月考獨賞其文見其能背誦經書又升堂
迎送上司風雨不輟嘆曰其文若是其熟若是
又其勤若是不魁東省吾不信也壬午鄉試企
齋扣其文知其不中乙酉知其不遺其成人之
多得非以其論文之精而知人之明乎九月十
四至家企齋於十八日病卒雖未終享其祿養
幸得親見其為文魁先是巡按三河張公因試
君及長清李良亟許其武宗巡狩表得體已
而同良中式君名在第十二而刻趙師民獻勸

講箴表以為不亞先試之作父年八十四君年
二十四父得子之晚子成名之早若中遲二十
日歸遲五日俱不得見矣其所以報善人者捷
於影響懸於機微天其有意湊合之也墓遵古
禮參以時宜其喪榜主喪等事則皆與予商確
行之者也孝其母賈氏真能聚百順而竭一心
出告反面稟命後行猶其細者耳授徒如其父
而運使遣其二子希杜希稷從之其囑言如前
已有兩故事矣希稷得其力獨多今為廩生埃

時而發其已成如康廸吉以進士而任知府楊
勲以歲貢而作分教於書無所不覽自六經之
外惟愛漢書文選左傳史記國語唐文粹宋文
鑑元文類 皇明文衡以及周程張朱語餘錄蓋
親手校之終身誦之也六書雖小學之事世儒
忽略不講久矣君獨精反切以審其音攷邊旁
以正其體而字學漸興承訛襲舛者一變而之
古矣借人書冊以時納還或有破損即為補緝
蓋遵顏氏家訓也鄒平陳解元借文百篇長山

許致政携文三十篇一則數日抄送一則一夜
抄完此其善書且勤士子鮮有及之者或問知
小試及三場題即熟誦出處及上下文尚記嘉
靖丁酉順天鄉試 朝廷得題旨遣問內閣堯
舜周孔之道見何書閣臣不能應弘治間傳
旨問龍生九子僅得劉吏部績程學士敏政知
之如君之博記以之備顧問可也其讀書法最
精且專几上只置一冊讀熟方易之書架不淆
亂雖昏夜可探手取有敬其苦學以美錦餽之

者即以奉母亟呼縫人裁製母曰此錦鮮麗當
衣汝婦君曰婦少年日後何衣不得着其委曲
供事於此一端亦可槩見云設教至嚴門徒雖
冠而鬚者不貸夏楚乙巳母病月餘竟不起侍
湯藥備棺歛勞心苦體用力殫財自是人子常
事而憂瘠幾不能生雖孝子亦或難之己酉一
子一女不一月俱喪子名二江已娶張雲鴈女
女已適鄒平長史孫文瀛子養初自以會試久
不得第漸萌就選之心親友乘機勸之毅然赴

部考居第一遂除工部司務事遇而不留威震
而不怒此素嘗譏戲司廳者也時值盛脩樓
殿工役雜沓錢物浩繁雖司務亦不比往日安
閒君於文移出納無不經心竭力辛酉陞南京
戶部江西司員外郎過家祭掃墳墓墓其第三
女乃許聘大司馬少溪謝公長男名庭菊者粧
奩備而將嫁矣一疾至此財賦出於東南而收
支由於戶部江西司則又事最冗者也君則籌
筭出入各有規程侵漁之弊革之殆盡癸亥陞

本部貴州司郎中此雖簡司因缺員外又堂上
因其才事多委之用是不下他司之繁其劄委
監管收放烏龍江陰府軍羽林復成橋等衛倉
糧幾五十萬石管銀庫收放過銀數十萬兩其
帶理後湖冊籍兼攝雲南司印俱有成效司務
曾三六年考滿郎中則九年總考體貌端莊操
持恪慎文學足以飾治而政務有條才識足以
防奸而出納惟允此本堂考語而性資純篤罷
識老成學充而應務有餘任久而持身益勵乃

都院與吏部考稱云云也退公且有餘力教授
十餘人講書改課每至夜分寓北日與鄱陽姜
內翰為隣常潛聽其讀書聲謂其門人澧溪董
文宋曰世鮮有居官好學如劉子者後董尹吾
章知其有書箱之號對眾嘆曰姜公之言宜其
然矣乙丑五月在南奉迎 景靈儀衛官僚供
用護送軍士糗糧屬君兌支匆卒困頓之餘晚
宿野寺猶取所挾書讀之前此入場之後下第
之初皆其讀書之時他可知已倭逼留京糧餉

是急以有備因而無恐事不專君而君亦有助
焉屢欲辭官以捧於親留友止未遂高尚之心
計時將陞內則京卿外則府守又以司務考滿
止封本身未得恩及父母願少需之已而病作
不可救矣生平好書積書最多每向夫人索錢
還書客恐惜其多托言醜禮及他使用其疾也
坐緝書冒風是始也以書博官其終也以書致
疾先是冒風者屢矣旋復得愈今則年長又背
瘡之餘氣血已耗如之何可起也得疾三日後

婿高鳳竹至相守十三日為二月十九日卒矣
其年丙寅扣其生年六十又五蓋弘治壬戌十
一月初一日也鳳竹乃大同通判運之子身為
監生家本富饒出門不易况遠在二千里非天
啓其行為之料理後事乎所尤賴者龍岡張公
方為堂卿以其為屬官且同縣人也凡百加厚
不然喪且不能歸矣際論其素口無妄語身無
惰行自為諸生以至宦成而此心未嘗少放人
有以事托者必畢力圖之不成不已日常勤勵

遇事果決處族人有恩接鄉人盡禮不但書有
書程雖細微應酬事務途路遠近風雨皆有筆
記歲不止數冊二子不永三女止存其一即嫁
鳳竹者其不舉進士負其才其不育子嗣負其
德然文足不朽行更可傳女賢身後亦可代子
生全泉下更可見親希稷亦予門人也感其叔
氏教詔覆庇之情將加小功而為暮年之服事
狀乃其所述狀未得而文半就柩未至而文先
成衆親議擬墓於今年十一月初四日以待其夫

人

韓氏
詳定

瑩在縣城之北郎山之南銘曰治生拮

据譬彼簷蛛上下其軀姪孫雖殊譬彼慈烏均
飼羣雛志氣方舒譬彼龍駒騰踏亨衢屢欲歸
歟譬彼飛鳧浮泛清渠嗜好最酷譬彼蠹魚老
死於書歸墓靈輿譬彼夜狐田野是居日月云
徂譬彼騶虞仁名其永不逾乎

承德郎吏部稽勲司主事南湖李子墓誌

銘

南湖李子原寧波府人父暹以寧夏衛軍生中

鄉舉知觀城縣事致仕移家于壽張縣故浙江
陝西山東人皆與之認鄉里祖政曾祖誠二祖
以上遷徙無常不可考李子幼為竒童長為傑
士使其不登仕途將為俠客無疑也聳身獨步
肆口雄談不惟同時少年憚之雖長老亦屈行
輦禮貌之矣從學於諫大夫石川殷雲霄殷乃
文人兼講道學自喜曾得此子增重門墻孔子
謂得子路而後惡言不入於耳復讀書至此乃
始大笑而深信之同學者皆讓其不可企及雖

愚泉陳守愚亦拱手讓之矣後出仕同朝而陳
亦為諫大夫如其師云江提學潮將試科舉風
聲凜凜士多畏懼李子獨大言試必居首極其
稱賞期以春秋魁元蓋曾索各方上等文讀之
自度不相上下預知如此非大言不慚者倫也
嘉靖壬午果以春秋魁多士已丑第進士出知
開封之杞縣縣稱富庶李子以強幹之材治之
有餘力而視之猶歉然若不足自臨縣較之似
不堪而四民喜其決斷以為嚴父母而真神明

積衰極敝之後非有風力者不能振也王巡按遣人密訪各地方兇惡遣者透漏消息誑騙貨財至杞則刑責解送遂觸其怒而拂其心朝覲考語定以其才可用而不可去民心欲去而不欲留錢穀易完訟辭日簡如決癰而體快攻邪而神安民何嘗有欲去之心哉其得才力不及名色不但以此市虎成於三人惡之者共五人焉王布政潮無事鎖其該吏來者妄作威福需索太多遂稟請徐巡撫讚得其實將其人充戍

關封守顧鐸有所遇望與之二羸外無餘物欲假以公事責之賴同年趙鯤極力勸解免然背後譖言則不可免矣兩司唆祁副使鶴遇杞能責李知縣方是豪傑及自杞迴省言之二司才子不可責又其人氣魄最大責之必不伏寧食吾言勿洩吾威也張少叅使者直衝其輿不少迴避重治而猶繫之獄且不出迎張遂盛怒驅前路夫馬不入縣而他去改調河順人稱其屈而自以為宜以其功名之念輕又知其獲罪於

人不罷官則為幸矣和順人聞其在杞能摧折
強梁又曾挫抑鄉大夫邊彥駱是以未政而先
服抵任而即治查盤推官行牌言辭張大賫牌
者又甚倨傲因杖而遣之推官遍告上司巡按
雅重李子各預為之地傳言來則先見撫臺與
藩臬司長然後及本院進院則命與閻知縣俾
作詩先成而閻尚未措一辭前事一言不及只
云詩稿次日同閻呈來其先見者亦無別辭勉
以作官及戒性氣而已推官聞之氣怒幾至滅

性未久又以才力有餘調安邑人有戲之者曰
君其猶龍乎忽小忽大不可定拘龍性無慾君
已似之矣龍能沛甘雨君獨無效之乎蓋譏其
過刻而進之以寬也至則練愈久事愈熟而氣
亦平矣安民德之雖深而畏之亦甚除初任連
次任三年考滿稱職推陞戶部主事管倉能革
夙弊餉邊更有羨銀向與程郎中旦忿爭今與
邊郎情投語合氣平又可見其一端云以薦者
言改吏部稽勲司主事其所不悅者謗與諫垣

余曠因上疏才力不及之人黃緣更調美秩豈
知人才有升降遇失許改悔乃一槩取必非所
以廣賢路而拔淹滯也梁儉菴甘几山非才力
不及者耶後乃俱任尚書內閣夏桂洲素惡其
直遂票褫其職方在病中漸加沉重以至不復
起矣是在辛丑三月三十日念其生前曾以誌
文見托今二十餘年尚然未塋予將嚴戒不復
作文此則宿諾不可不應聞其子燦不能承家
家破棲於別所妻王氏依其女度日女嫁魯府

將軍原許梁舉人之子因其中衰而毀前盟甥
王辰家人李科俱以失庇貧困追憶往日富盛
有同一夢李子輕財如其父生財則不逮敬人
如其兄濟人則兄不逮遠矣善詩能文博學強
記自負不媿於其師出臺入省貴爵高官終身
有媿於其友要之在有其具耳君子視之何媿
之有先娶張氏別有誌狀此不必及少年狂志
以將相事業可在舉足唾手之間然金紫竟未
加其身未選前一夕夢有人貽之三禹字者杞

乃禹後河順安邑俱有禹跡謂非數耶數本一定雖高才亦不能移予素不信夢與命因叙其事而附及之又予素以善記稱今事中如推官數人不能悉其姓名得非聰明不及往日耶然孟子猶云其三人則予忘之事有無甚干涉者似又不必一一詳備也李子名棟字植卿號南湖母劉氏生於弘治乙卯四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七無論他長其善歌南北詞自函山天民劉副使之外士夫中無能繼其聲者父嘗愛其義

男李梅李子亦隨而厚之不敢忽焉生平過剛使氣不肯小讓於人雖非中道在委靡軟滑之時自是疾風勁草所謂論人於燕趙不當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沉論人於鄒魯不當取其浮華而當取其忠朴者也李子未卒之前家內高樓忽自墮聲聞數里乃笑謂觀者曰此可作一大塚吾當歲其下豈惟夢有奇驗而事亦有先兆矣銘曰五行有金金乃器之鋒與銜五味有辛辛乃味藥之桂與薑行善者不恃以為衛養生者

不可以為常或卒遇強暴病極寒涼非斯二者
無以脫禍患而獲安康李子行礪而方性急而
剛是固人不可及而亦人不可當者乎

東臯魏省祭合葬墓誌銘

表西野王雲峯魏東臯三人者皆中麓子老友
也日常相會後以多病會雖簡而情益親偶聚
一所西野首言據事勢吾三人將分散不可復
矣東臯退而有深憂三人吾獨孱弱長散永分
吾其先乎繼而雲峯卒於春西野卒於冬東臯

乃在次年春是為隆慶改元二月十九日享年
七十六視雲峯多一歲視西野少四歲俱可謂
之壽而高矣東臯初為邑庠生勤苦讀書稱於
其師周詳處事取於其友試每優等功名可在
唾手間矣校師李朝綱嘗稱東臯與予附學中
惟此兩生出色乃小試隸以回首講題悞及東
臯督學公一時不及細察卷面批以作弊字黜
落縣學官為之力救又悞留他姓及案出無能
為矣悞惱如不欲生先是嘗夢所藏折桂圖為

予所得遂贈圖以成其夢以田薄差繁非得身
役難以影免不得已告充藩吏吏凡自秀才改
者他吏目為迂濶書生竊笑擠排不少假借東
臯羣其中不以為異且相愛厚服其知律例識
事體更誠篤可交耳方伯張心齋楊方城視之
如其親子弟隨沈叅議部糧居京邸沈諭其真
實托以腹心事與之商確沈疾沉囑後事鎖
鑰悉付之既故未嘗啓其囊篋棺殮之費請於
部并其屬出辦見者泣下作吏鮮有為主如此

者沈公子至以其所有點檢簿籍交割無有一
錢一物不明者繼沈者乃蔡叅議只因前事重
之後見其行事稍稍知其存心制行不苟云都
院馮本極為半洲蔡巡撫所倚信臨清庫役每
年侵盜官銀千兩接管者自相隱默傳授積十
年有萬兩事發將坐以死東臯言據律止是充
戍其黨以三百金求寬東臯云已議定不死矣
堅却其金他人有綽烟及撞太歲騙財者足知
其過人遠矣巡按考居第一藩司將改其房以

為通吏之地東臯以無例甘心守舊鄉人稱其
有幹才有清操使其乘時納賄所獲必侈而所
損亦不少矣東臯之寧為此而勿為彼者蓋公
心直道不忍少變兼知貪墨一點終身洗之不
淨也為貧吏廉吏勝似貪吏富吏多矣兩考上
京闈撥大同總兵衙當該總兵乃周公尚文廉
將而善伺察所屬不畝生事害人東臯體其意
愈加勤慎日了數十事而不妄取一錢軍門無
不稱述禮貌之者獨不敢干以私及冠帶省祭

還家閭里羨慕猶夫遊宦歸也急公租緩已事
厚人倫薄世味重交情輕物利此居鄉始終一
致而已無內媿人無異議者也性好着棊觀書
棊後以疾罷着而觀書終其身選期久過不願
出仕有勸之者應以命無官祿但得衣食不缺
足矣一疾三年卧中每見予為他人所作誌文
嘆曰日後中麓念舊亦必有此作但吾無可稱
又身已為吏焉用文之子北每對之云難得名
筆為吾親闡揚其又何辭焉予傳聞而通告之

曰惟無可稱所以為可稱吏亦人世不可少者
吾鄉張文忠公劉文簡公獨非吏耶若是今日
不起則明日文出繼而予以痰嗽作梗兩月後
始操筆去墓期雖遠而踐前言則遲矣生於弘
治壬子六月十二日卒於隆慶丁卯月日具前
東臯魏姓守忠其名蓋臣其字也居東臯村因
以為號原籍棗強人曾祖整祖鑑父瑩母華氏
世世長者以是聲於邑中聞於旁郡妻張氏同
邑茂族女也年十八歸來即知婦道于時魏門

富盛處順境而無驕態後家計蕭索處逆境而
無戚容上而事祖舅姑及其姑中而處羣叔及
其妹下而御衆婢及其奴或以孝稱或以均稱
或以慈稱內親無間言外親有美譽賦性原儉
柔閑靜貞淑恭勤是以其閭政足法而女訓有
默契焉其篝燈火而勤紡績親厨竈而供賓祭
縫紉糴養此固婦人常事而精潔有出乎常事
之外者矣與東臯相處老而彌敬不但白首無
間言生於弘治甲寅二月初八日卒於嘉靖庚

申十一月十六日先東臯七年墓於次年二月初七日城西南新阡東臯兄弟三人妹四人以其長且才也分居後獨東臯夫婦養其祖父母及母子二長南克家而先卒娶張氏繼史氏次北庠生娶劉氏讀書將大發不但能承其家孫三文化娶庠生李佐女文同娶李氏南出文光方六歲聘庠生王宥女北出女一適李方伯子黃中孫女四南出者一聘李遇時子一未聘北出者一聘監生劉一臣子一聘庠生張汝楠子

總之出於張氏繼李氏長而纔嫁三四年不遇伴老而已疾勢已亟口誦善人為邦百年不休厥志可知也將於卒年冬十一月初九日啓張寤合墓焉際其生平小心謹畏遠竄猶恐身陷之畫線將以足蹈之謀人之事甚於已事救人之難同於已難不因利動不隨吏染蓋忠厚長者猶其先世云銘曰行全矣宜永於年志堅矣終老於田疾綿矣勢難於痊內賢矣同歸於阡誌鐫矣期永於傳



